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小人书摊的旧时光

□付桂香

巷口的泡桐树总在暮春时节落花。淡紫的喇叭状花朵扑簌簌跌在老榆木桌上，给褪色的《水浒传》封面缀满星星。燕青的皂靴踩着零落的花瓣，在风里簌簌作响，仿佛下一刻就要踏出泛黄的纸页。这方寸天地，是王爷爷守了四十年的江湖。

晨雾未散时，老人佝偻的身影便出现在树下。褪色的蓝布衫口袋里，总揣着半块油纸包的桃酥，碎屑落在翻动书页的指缝间。他擦拭书封的动作像在抚摸婴孩，起毛的袖口拂过《说唐》里秦琼的鎏金铜，惊起几粒细小的尘埃，在朝阳里跳着碎金般的舞。街坊说这书摊原是他妻子陪嫁的妆奁改的，自她走后，那些泛黄的书页便成了续命的汤药。

放学的铃声未散尽，青石板上便滚来细碎的脚步声。七八个五颜六色的布书包挤在桌前，手指悬在书脊上方游移，像在琴键上寻找音符。王爷爷的竹烟杆敲了敲藤椅扶手：“别抢别抢，关二爷的赤兔马跑不脱。”孩子们咯咯笑着，翻捡起各自的心头好，蜷在墙根的条石边，任斜阳把影子拉得老长。砖缝里的青苔沾着我们的体温，渐渐洇成墨绿的云纹。

我最爱那套《西游》，黄裱纸沁着油墨的沉香。孙悟空的金箍棒总在第九页扫出裂帛之势，我疑心下一页纸要被挑破。指腹摩挲过五指山压着的猴头时，会触到前个读者留下的汗渍，薄脆的纸页上落着层层叠叠的指纹。隔壁二胖捧着《说岳全传》抹眼泪，鼻涕泡在“风波亭”那章破了三回，咸涩的水珠晕开了“天日昭昭”的墨迹。小玉攥着《红楼梦》的边角发怔，她总

说林妹妹的衣袂在风里会飘出茉莉香，说着便把书页贴近鼻尖，睫毛在瓷白的脸上投下颤动的影子。

王爷爷的茶缸搁在桌角，搪瓷剥落处露出锈色的伤痕。茉莉花茶淡了又续，浮沉的茶梗像极了《镜花缘》里漂洋过海的小船。他的老花镜滑到鼻尖，目光却越过镜框，看着我们头顶的泡桐花落在书页间。有时我会摸出块麦芽糖，掰成参差的几块，甜味裹着油墨香，在齿间缠成解不开的结。糖渣嵌进《封神榜》里姜子牙的鱼竿纹路，倒像是给直钩缀上了琥珀色的饵。

惊蛰的雷鸣劈开料峭春寒时，二胖失手将《聊斋》跌进泥淖。聂小倩素白裙裾溅上了斑驳泥痕，倒比兰若寺更多三分人间烟火。泛潮的空气里，《牡丹亭》的游园惊梦正在氤氲，杜丽娘的水袖在纸面霉斑间舒卷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甩出隔世梅香。

夏雨垂帘时，油布篷鼓荡成透明的蛙鸣。我们蜷在《白蛇传》的褶皱间，看许仙的伞面在雨幕里化开青灰色墨团。断桥石缝渗下的雨帘中，白娘子鬓边绒花褪成经年茶渍，雷峰塔的倒影在积水里晃出万道金芒。

霜降为旧书摊披上柿色袈裟，《西游记》里的火焰山在落叶堆里明明暗暗。孙悟空的金箍棒挑着糖炒栗子的焦香，猪八戒的钉耙上栖着南迁的雁阵。我们踩着满地《红楼梦》的蟹壳青吟诗句，看史湘云的石凳凝满白霜，黛玉的药吊子腾起桂花味的轻烟。

腊月的炭盆哔剥作响时，《哪吒闹海》在火光中重生。敖丙的银甲折射着橘色暖芒，混天绫在热气里翻涌成糖瓜

的脆响。王爷爷的火钳拨动《封神演义》，沉香木烟絮缠绕着我们的呵气，将东海龙宫熔成掌心一块滚烫的烤红薯。

前年深秋回去，老桌还在树下，覆着层薄灰。几片枯叶卡在《三国演义》的夹页里，诸葛亮手中的羽扇缺了半截，摇出的东风终究没能吹散岁月的尘埃。风起时，书页翻动的簌簌声，恍若当年此起彼伏的抽气声——那是看到赵子龙单骑救主时七八个孩子同时倒吸的凉气，在时光里凝成了霜。巷尾飘来新开铺子里的奶茶香，却再没有茉莉花茶混着麦芽糖的滋味，古旧的油墨气被香精冲得七零八落。

而今在古籍市场偶见品相完好的小人书，细绫装裱，锁在玻璃柜里。可我还是想念卷边的书角，想念二胖的鼻涕泡落在《精忠报国》字样上的模样。那些被无数小手抚出毛边的故事，在岁月里酿成了琥珀，裹着泡桐花的影子和炭火的哔咣声，永远停在巷口那抹斜阳里。有时午夜梦回，依稀听见竹烟杆敲在藤椅扶手上的脆响，睁开眼，却只见月光在精装书烫金标题上流淌，冷冰冰地映着现代印刷术完美的网格线。

旧城改造通知贴在泡桐树上的那天，王爷爷把最后一本《西游》塞进我怀里。书脊的棉线早已松散，每一页都住着不同的四季——春天夹着紫藤花瓣，夏天渗着西瓜渍，秋天粘着桂花屑，冬天凝着冰糖霜。现在它躺在我檀木箱的最底层，每次翻开，仍有细小的时光碎屑落在膝头，像那年暮春不肯凋零的泡桐花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【局域网】

100件好物

□白湖

“通过践行断舍离，重新审视自己与物品的关系，从关注物品转换为关注自我——一旦开始思考，并致力于将身边所有‘不需要、不适合、不舒服’的东西替换为‘需要、合适、舒服’的东西，就能让环境变得清爽，心灵得到改善，从外在到内在，彻底焕然一新。”距断舍离创始人山下英子经典著作《断舍离》2009年首次出版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。每次大扫除，面对林林总总堆积如山的物品，我总忍不住感叹，这一年，我到底买了多少东西？说好的断舍离呢？

断舍离的概念，来自于瑜伽的修行哲学“断行·舍行·离行”，从中提炼出“断舍离”的思维方式并运用于日常生活的“整理”，并逐渐建立起任何人都能做到的“自我探查法”，包括断舍离、俯瞰力、自在力。我的一位朋友言简意赅地说：“哎呀，哪有那么复杂，一句话，不就是扔东西嘛！”

也是，书里的规则与道理说得再头头是道，回归日常，还是要落脚到明代大儒王阳明老先生提出的“知行合一”上。“知”是内心的觉知，对事物的认识；“行”指人的实际行动，是内在的认知与行动的统一。断舍离的概念最早出现的那几年，当得上是“横空出世”。记得当时我的文友慧心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论“断舍离”与“扫除力”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之后，我会有意识地断舍离，并努力践行极简主义。

好像也没有过去多久，一回首，十多年的时光流水一样哗啦啦就过去了。事实上，也的确得益于断舍离概念的提出，这十多年，我一步步地远离外物与内心的束缚，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上与精神上的轻盈与辽阔，但毫无疑问，整个过程是潮水一样波澜起伏的，有时候会坚定一些，也有相当多的时候会抵制不住外在的诱惑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精力，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物品，又形成一个新的囤积。

说起来，我的母亲、外婆她们那一代人，受时代的影响，总是格外惜物。家里添置的老物件，一件件，新的旧的，都留存在那里，完全没有舍弃的念头。就连我自己，虽然成长过程中还算富足，也绝没有断舍离的概念。单说用旧的通讯工具，从最初的BB寻呼机，到第一部摩托罗拉手机，之后更新换代的各种品牌手机，都还保留着，就连大脑里也还储存着“Hello Moto”的开机广告语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我还有另一个小癖好，舍不得扔包装袋，一是觉得下次有可能用得着，二是觉得有些礼品包装袋实在精致漂亮，渐渐地越积越多，也是可怕。

我还喜欢买家居用品，以瓷器为例，2025年还没过两个月，我已经买了一整套餐具，其实家里餐具已经非常多了，纯粹是觉得过年了，要买新盘子新碗，超市里的餐具大同小异，买虽买了，

并没有多么满意。又买了若干杯子，我是典型的杯子控，总觉得反正花不了多少钱，于是，生日那天买了一个杯子，隔几天看见一款景德镇青花瓷杯又买了一个，有一天出去逛街，又买了两个素雅的天青色瓷杯，还有一天看见小套柿柿如意茶杯又买了回来。想想，人的欲望真是没有穷尽。买买买了一堆东西，日常所用，其实相当有限，大多束之高阁，也就浪费了。

脑子里绷着“断舍离”这根弦，多少会刹一下车。不是必须的，尽量不买或少买，不适合的更不要买。更重要的是，把随意花的钱攒起来，用在真正喜欢、适合、需要的物品上，或者把钱用在刀刃上，用在孩子的教育上，用在提升生活的品质上，用在去向往的地方旅行上。

我手头经常翻看的一本书《好物100》，它恰好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，及时扔掉那些将就的、廉价的、劣质的物品，而尽量去发现、拥有、珍惜美好的、适合的、有品质的好物，这已经上升到生活美学了，心灵层面的贫富也由此体现。真正的好物，是值得珍藏，可以终身相伴的，是真正意义上的物尽其用，一件好物无可替代，反而减少了浪费，是一种高品质的环保。

作者伊藤正子女士说，当你身处于每一件都是由自己精挑细选而得的物品之中时，内心会安定而满足。所谓“好物”，不是指价格的高低，而是指用值得信赖的材料与工艺，精工细制，穿着佩戴乃至使用都令人放心。是人与物的惺惺相惜。

买的东西少了，但是品质提升了，置身其中，满眼都是喜悦与满足，也就不需要频繁地断舍离，不需要辛苦大扫除，家里每一件物品都是好物，只需要日常花一点时间，把家里打扫得清洁明亮就可以赏心悦目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我自己当然也没有做到，经常有进两三步又退一两步的尴尬，所以，一到别人写年终总结的时候，我总少不了要在内心断舍离一番，渐渐地，也就形成了一种相对理性的消费习惯。得益于这个习惯，我所购看似少了，品质与眼光却一点点提升了，不再乱七八糟买一堆大而无用的东西，家里疏朗空旷了许多，一眼望去会格外心旷神怡。

想起潇洒姐王潇在《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》里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一年，她陪妈妈去买桃，桃有好有差，好的贵，差的便宜，她妈妈正犹豫，当时的电视新闻里突然报道了一起事故，她和妈妈看了一会儿，又沉默了一会儿，一起说：“买好的！”她后来一直提醒自己，此生有涯，应该多吃点好桃。

断舍离不是目的，我想，我们真正追求的，不过是在有限的生命里，不被裹挟，有能力也有分辨力，吃点好桃，吃点好饭，用点好物，过上有点品质的生活而已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